**RUC-BK-101-050101-08202154**

**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

**试析《卡拉马佐夫兄弟》的**

**爱欲问题**

**作 者： 黄 洁**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年 级： 2008级**

**学 号： 2008202154**

**指导老师： 梁 坤**

**论文成绩： 96**

**日 期： 2012年4月7日**

**中文提要**

本文第一部分将从爱欲角度入手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男性和女性主人公的爱欲关系及爱欲形态进行分析梳理，与此同时考察主要人物形象和人物气质；第二部分将以第一部分为基础，探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文本反映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欲望、爱以及男女两性问题的爱欲观。

**外文提要**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aking the angle of love and erotism.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relationships of love and erotism among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examines the images and the temperaments of characters. The second part, with the basis layed by the first, discusses Dostoevsky’s view about erotism , love and gender issues, through the text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目录

[引言 1](#_Toc321431452)

[第1章 作品爱欲形态分析 2](#_Toc321431453)

[1.1畸形的欲望——老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 2](#_Toc321431454)

[1.2残缺的爱——阿辽沙、伊凡 4](#_Toc321431455)

[1.3完整的爱——米卡 8](#_Toc321431456)

[1.4女性的爱情问题——卡捷琳娜、格鲁申卡、丽萨 9](#_Toc321431457)

[1.4.1卡捷琳娜——背叛爱情的新女性 10](#_Toc321431458)

[1.4.2格鲁申卡——忠实于爱的旧女人 11](#_Toc321431459)

[1.4.3丽萨——犹疑于爱情的问题少女 11](#_Toc321431460)

[第2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欲观 12](#_Toc321431461)

[2.1欲望是邪恶的生命激情 12](#_Toc321431462)

[2.1.1欲望的罪恶性 13](#_Toc321431463)

[2.1.2欲望是自由之敌 14](#_Toc321431464)

[2.2爱是难解的谜题 16](#_Toc321431465)

[2.2.1爱的分裂性 16](#_Toc321431466)

[2.2.2爱的悖论性 17](#_Toc321431467)

[2.3“爱能拯救世界” 18](#_Toc321431468)

[结语 22](#_Toc321431469)

**关键词：**

爱 欲望 形态 爱欲观

# 引言

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作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深度”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和目光；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家一生最后的集大成之作，也自然成了研究重点所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焦点主要集中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文本批评方法等，人性、自由、罪恶、信仰等主题尤其受到关注。但是我们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作品中的爱欲问题较少被研究，这给本文的写作带来了困难也提供了空间。

“爱欲”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总是以既隐既显的方式存在：它几乎是所有作品的背景、重要事件和情节动因，但是却很少成为书中人物的“问题”。在作家庞大绚烂的复调世界中，常常缺乏关于“爱欲”的对话。所以爱欲问题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反而成为一种更为“客观”的东西——它不在主人公的思想中，而在他们的行动和命运中。这当然会模糊作家关于此问题的态度，但同时也帮助我们得到更客观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很少对人言及他对爱欲问题的看法，传记作家们捕捉到的一鳞半爪也许能有所启发，但过于零散、时间跨度过长的言论其效力也会受到一定的怀疑。基于以上情况，从作品入手研究作家的爱欲观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别尔嘉耶夫的看法给了我们信心，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完全在他的作品中，而那些专门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的论述性文章枯燥而平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更应该从其作品去认识[[1]](#footnote-1)。《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作家最后的、一生总结时期的作品，其中所显示的各种观念包括爱欲观念跟作家后期的作品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所以笔者认为，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爱欲观念探求作家的爱欲观念是可行而有意义的。

本文拟从“爱欲”角度切入《卡拉马佐夫兄弟》，并以此窥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欲观。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文中使用的关于“爱欲”的几个词进行解释。本文所讲到的“爱欲”不是“Eros”这个词的直接翻译。在本文中，这是概念最大的一个词语，是文中一切有关欲望、爱情等词的总概念；本文中的“爱”如无特殊说明，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情爱理解；“欲望”这个词本文作为中性词，使用于概念和一般性阐述中；而对不同的欲望形态做区分时，会使用到“性欲”、“色欲”、“情欲”等多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分会在正文中进行具体阐述。

本文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对作品错综复杂的爱欲关系进行梳理，二是通过这些梳理一定程度上窥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欲观念。在第一部分，本文希望能从更为本质和深层的角度梳理作品中的爱欲形态，使之更为直观和清晰，从而使结论不止于停留在表面。除此之外，本文还力图通过爱欲的角度大致梳理出人物的整体形象和气质，以期对第二部分“爱欲观”的展开有所帮助。所以第一部分在进行分类时尽量兼顾了爱欲形态分类和人物气质的分类，但是仍不可避免的与单纯的人物分类有所差别。第二部分“爱欲观”的结论建立于第一部分的分类和分析之上，而且为了使结论不至偏颇，会在此部分更多考虑人物的特征、气质，也算是对第一部分的补充和完善。

# 第1章 作品爱欲形态分析

## 1.1 畸形的欲望——老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

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全部性格和行为特征，只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明确给出的“老丑角”三个字便可完全概括。不需要为其翻案也不具备任何翻案的可能。从性格上说，他就是由拉基金总结出来的“好色、贪财、发疯”[[2]](#footnote-2)的“卡拉马佐夫天性”的真正源头和最集中代表。所以他毫无顾忌的逢迎谄媚、撒谎贪财，以一种他人难以企及的无耻成为了那些老爷们的玩物，他却以此为荣；他用极为卑鄙的手段残害摧毁了三个女人，他的无责任、极端利己进一步毁了他的孩子。如果要给这个人定性，他就是一个完全无视任何道德、秩序，集中了一切卑鄙天性的恶棍；是整场悲剧的源头，是他自己死亡结局的真正元凶；是没有任何信仰、否定任何美与善之价值的、永远无法获得救赎的“罪人”[[3]](#footnote-3)。

斯麦尔佳科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和最受他喜爱的仆人，他跟老卡拉马佐夫一样没有信仰，不顾及任何道德，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事实上，很多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分析文章都把这两个人分到一类，而上述原因是这种分类的最根本依据[[4]](#footnote-4)。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他似乎与 “卡拉马佐夫气质”的“贪财、好色、发疯”三个关键词都没有关系，他甚至和阿辽沙一样是最远离这种气质的人：他把捡到的三百卢布一分不少地还给了老卡拉马佐夫，把杀人得到的三千卢布也毫无犹豫地给了伊凡；他不仅不好色，甚至可以说对任何人都没有欲望，老卡拉马佐夫一说要给他娶个女人他就气得脸色发白；他理智冷静，几乎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他极其冷静地策划了一场精密的谋杀，无论是面对检察官的审讯还是伊凡的质询他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跟另一个喜欢发疯的米卡没有任何的共同之处……他孤僻、高傲、残忍、有洁癖、注重装扮、只对极个别人表示亲近、极欲通过出格的言论来证明自己并得到别人的认同，看起来是个复杂难以理解的人，但是这些特征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上来说大都指向一种人格特征，那就是自恋型人格。关于自恋、弗洛伊德、拉康等人都对其发生机制和表现做了富有价值的分析，现代心理学也对其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自恋的更多表现形态。也有论者从自恋的神话开端——那喀索斯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像而死指出自恋包含的心理因素和行为因素[[5]](#footnote-5)，我们在对照后发现，斯麦尔佳科夫全都符合。即使抛开心理学，单纯就日常经验来说，从斯麦尔佳科夫那过于强烈的自尊、自负、自视甚高、自我赏玩、顾影自怜的态度，我们也能发现这是个自恋者。

单从其外在表现来说，这两个人可以说没有一点相同或相似，为什么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一类？因为从爱欲形态来说，他们都是“畸形的欲望”的代表。

墨西哥诗人帕斯认为，人类的爱情起源于身体的冲动。最开始是性欲，这更多的是一种繁殖的本能，动物和人没有区别；性欲的提升就会进入爱欲阶段（与本文中的爱欲一词含义不同），那是人类抛开繁殖的目的，为追求快感而对特定对象产生的冲动，而爱情这个最高形态将会从爱欲中产生。对他来说，正常的人类欲望就是爱欲，这是一种高尚的、富有生命力、充满向上力量的欲望形态[[6]](#footnote-6)。如果我们认同帕斯的这种说法，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占据欲望的两个畸形极端。

在爱欲问题上，老卡拉马佐夫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无限制的释放他的下流欲望。关于这一点，作者除了用老卡拉马佐夫的行为和“对话”明白揭示以外，还在文中不厌其烦渲染他对精致食物和美酒的渴求，塑造出一个暴食贪杯的无赖形象。在基督教文化中，淫荡通常跟贪食和醉酒相联系[[7]](#footnote-7)，通过这些侧面描写，作者进一步标识了老卡拉马佐夫对欲望的无限追求。具体说来，他的欲望形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无节制性：他无所节制和顾忌的追求各式各样的女性，甚至以此为荣；“他这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甚至还在第二个妻子生病的时候把一帮“坏女人”叫到家里当着妻子的面胡作非为，逼得妻子发疯。二是无情感因素：他把全部的生命力量都投入到纵欲的活动中去，却对于所有女性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情感可言。他同第一个妻子结合是出于金钱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最后逼走了她；追求第二个妻子是为了占有其非凡的美貌，那个女孩那种天使般天真无邪的态度虽使他惊愕不已却依然没有被打动，反而成了他另一桩可以卖弄的笑料；而对于斯麦尔佳科夫的母亲，一个具有一定“圣愚”气质的女性[[8]](#footnote-8)、全城人关爱的孤女，他居然对其实施了强暴；对于格鲁申卡，这个看似他在狂恋的女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娼妓、一个下等女人，这不过是他玩的一个可以刺激米卡的新游戏。第三个特征就是无差别性：他可以完全不加挑选追逐任何女性，不管容貌、身份、品行。他曾经对伊凡和阿辽沙讲过一段自己的“准则”：“对我来说……甚至一辈子也没感觉过哪个女人是丑八怪，这是我的准则！……在我来说没有丑女人！只要她是个女的，那就已经有一半了。”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去实践他的哲学的。斯麦尔佳科夫的母亲丽萨维塔虽然受到全城人的关爱，但她其貌不扬，甚至于可以说丑陋：是个“三寸丁”，带着一副白痴相，睡在烂泥里，被称为“臭丽萨维塔”。用那些老爷的话来说，“无法把这样一只野兽当作女人看待”。可是老卡拉马佐夫不仅把她当成了一个女人，还觉得“别有风味”，然后出于可耻的欲望侮辱了她。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卡拉马佐夫这里，性只是像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动物本能[[9]](#footnote-9)，与一般的动物本能唯一的区别只是他把繁殖的本能转换成了强烈追求快感的意愿。但这不是出于个体生命、出于个性的性爱，也不是一种一般的动物所共有的性欲，作为一种乔治·巴塔耶所说的“无限的色情”[[10]](#footnote-10)，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色欲”。

斯麦尔佳科夫的欲望形态又是另一个极端。弗洛伊德在解释“自恋”的发生机制时候认为，自恋是力比多从外部撤回，转而投向自身而表现出的一种现象[[11]](#footnote-11)。也就是说，欲望没有指向外部，而是指向了自身。欲望的自我投射把他塑造成了一个看似“无欲”而其实“多欲”的人。首先使他失去了与外界正常沟通交往的能力。“他冷眼看世上的一切”、“觉得毫无必要跟任何人交往”；其次也让他失去了爱的能力。养育他的格里戈里说他“什么人也不爱。算是个人么？”他们的邻居玛丽亚·孔德拉奇耶芙娜真诚地爱着她，他却对她既无欲望也无情感，愿意应付这个女人的唯一理由只是想要享受他在其他地方不能获得的崇拜。他的“多欲”是以一种更内在的方式表现的，过多的欲望在自身积压，他只能残忍地发泄在无辜的动物身上或是人的身上——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是作品中最残暴的人；这种强烈的内在欲望还使他以极为热烈的态度接受了伊凡的人神学说，并以一个自恋者特有的自负超越了伊凡这个怀疑者——坚决而彻底行驶了上帝的权利——剥夺了他人和自己的生命[[12]](#footnote-12)。

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都是那种没有爱，只靠“卡拉马佐夫式”的欲望支撑整个生命活动的人，欲望即是他们全部的生命状态。只是他们一个向外极力张扬和释放，另一个却向内积累进而变态；一个没有进行合理地抑制，另一个没有有效地释放，畸变的欲望被他们演绎到了极致。

## 1.2 残缺的爱——阿辽沙、伊凡

作为全文最为光辉的形象（佐西玛长老因其不讨喜的面貌和尸体反常的腐臭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这种光辉性），阿辽沙的美好就像老卡拉马佐夫的丑恶一样没有争议。他的面貌是一种健康柔和的俊美，仿佛笼罩着圣光；他的性格真诚温柔，大家发自真心地热爱他；他有一种感染人心的气质，能感化老卡拉马佐夫那种恶棍和格鲁申卡那种“妖女”……卡拉马佐夫的一切邪恶气质波及到了每一个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却惟独在他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基督式”人物[[13]](#footnote-13)，是一个人间的天使，他悲悯地 看着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将用其全部的生命拯救人类的苦难。

伊凡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最为复杂的形象：在阿辽沙眼中他是一个复杂又难以亲近的哥哥；在米卡眼中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兄弟；在老卡拉马佐夫眼中是个趣味相投的儿子；在斯麦尔佳科夫眼中是个思想的巨人、令人尊敬的师长；在他自己眼中是一个教唆犯、弑父者；在神父们眼中是博取名利的无神论者；在拉基金眼中是另一个老卡拉马佐夫；在卡捷琳娜眼中前期是个妄图同自己哥哥抢女人恶魔，后来却是愿意为哥哥牺牲的天使；而在全城的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个教养良好、头脑聪明、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每个人的看法都有价值，但是也有偏颇。对于看得更全的读者来说，我们明白无法从他的行为和每个生活侧面对他进行定义，善与恶，高贵与低劣这些标准似乎通通不管用，我们看到是一个用尖锐的问题逼迫我们的良心，用深刻的思想震慑我们的灵魂的思想者、怀疑者、分裂者、魔鬼！如罗赞诺夫所说，他才是全书真正展开了的主角[[14]](#footnote-14)。有许多分析文章常常把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或者德米特里划分为一类，他们认为从信仰角度来说，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同貌人，他们都信奉“假如没有上帝，那么什么都可以做”的原则，渴望成为人神，只是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之“恶”的更加凸显的一面，是他思想的执行者。把伊凡和米卡放在一起的论者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双重性格”、“分裂的人”的代表，德米特里身兼“圣母理想”和“索多玛理想”；而伊凡在大法官之路和孩子的眼泪中，在内心的弑父欲望和表面上的合理行动中抉择。笔者认为，这些看法对于理解人物形象具有重要价值，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之间差异的实质。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厘清人物特征和后文的结论有很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此试论述一二。

笔者认为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及米卡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精神层面上，伊凡是分裂的，斯麦尔佳科夫和米卡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本质意义上的分裂只有伊凡才具备。斯麦尔佳科夫很好理解，他坚定不移地在小市民的理想上前进，渴望走上人神之路，欲望的自我投射让他精神上除了“我”再无任何东西。米卡的问题的确比较具有迷惑性，但笔者同样认为，米卡身上虽然有众多“分裂”特征，但是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完整的。米卡在花园里与阿辽沙谈话时曾用一句富有隐喻特征的话对自身的完整性做过表白：“阿辽沙……在整个世界上我真正的……真正的（你要明白！你要明白！）爱着的只有你一个人！”他自己和许多读者都以为他受困于圣母理想和索多玛理想的双重拉扯，但其实他毫无犹豫地追随着圣母理想，只是由于肉体被困于索多玛之城而不能达到。这是淫荡的天性和向善精神的分裂，这不应该算是真正的分裂：可以用很多组词来替换天性与精神的二元对立模式——动物性与社会性、本能与理智等——这样就很明确了，这些对立在人类中广泛地存在，这是人性的真正体现，准确地标识着人类的地位——处于动物与神之间。米卡没有什么不同，他只是在“卡拉马佐夫式”的激情驱使下以一种更粗野、强烈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他只是人类普遍特征的一个典型代表。

但伊凡的情况跟这个不同：作者不断通过拉基金和斯麦尔佳科夫指称伊凡天性中的恶，称其是最像老卡拉马佐夫的人，他自己也承认身上那种卡拉马佐夫式的卑鄙天性。但他不需要苦苦地和自己的天性斗争，他承认天性、理解天性、甚至享受这种卑鄙的天性，并认为在一切信仰、怀疑崩溃解体之后，“卡拉马佐夫的下流行为力量足以使我忍受一切！”他收放自如的利用他的天性，不用在与之痛苦的搏斗中变得可怜、卑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脱离了人类最基本的痛苦，高踞于众人之上，俯视多数可怜的生灵。对于他来说分裂悲剧和心灵痛苦的唯一来源就是永远无法解决和确认的精神斗争，来源于两种思想永无止境的拉扯，这是信与不信的分裂。这一点被佐西玛长老明确指出：“您心中的问题……假使不能作肯定解决，那么同样也永远不会作否定解决，您是自己知道您的心的特点的，而您的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他的精神难题在于他希望信仰上帝，但是却不能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于是对上帝产生质疑；但是没有上帝的世界会变得怎样他也不敢确认，因为他明白人性是多么软弱和卑微，天性中又有多少恶的东西，如果那个世界真的到来，人与人之间会更相爱还是会肆无忌惮地作恶他不能确定；对于人神之路他更不能确定。因为人神意味着没有上帝人成为超人的无限自由，是对无限自由绝对追求的产物，但是人神必将走上宗教大法官的道路，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世界，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将被消灭，人们将会失去宝贵的、伊凡这些精神先行者们苦苦追寻的、人性的最高体现——自由。是追寻廉价的幸福还是痛苦的自由？伊凡在知道斯麦尔佳科夫杀父后的精神痛苦不仅仅是因为他确认了自己是精神上的杀父者，更是确认了如果没有上帝，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向相爱，而是终究会走向残杀——他所倾向的人神道路最终轰然倒塌。伊凡的这种精神斗争不同于一般人接受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却无法用一个说服另一个，这不是能被放在吃饭睡觉结婚生子之后，闲暇时再来思考一下的斗争，对于伊凡来说，这是首要的问题，正是这思想的分裂造成了他行动上永远的犹疑，反而被说成了“行动上的侏儒”。正如阿辽沙所感叹，伊凡今后该怎么办呢？这不是用百万家私能解决的思想斗争。心中藏着这样一个地狱，今后该怎样生活呢？这个地狱不是指那些邪恶的无神论念头，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都不信仰上帝，但是阿辽沙从来不担心他们会怎么继续生活。这个地狱指的是伊凡心中那分裂的深渊，是伊凡苦苦挣扎却最终依然可能会掉下去的深渊。所以阿辽沙断言，伊凡今后如果不是在这种痛苦中走向光明的真理，就会因自己所奉献的信仰的失败而对人对己进行报复。——在分裂中跌落深渊。伊凡的分裂是一种不知向何处去，不知怎样定义自我的分裂，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它揭示了未来人类全部的悲剧命运。如同一些论者所说，伊凡是俄罗斯意义上的魔鬼，“这些魔鬼不是阴险的存在，而是休戚相关的隐秘监督者。”[[15]](#footnote-15)

让我们再次回到阿辽沙和伊凡的爱欲形态问题。爱与欲相结合的爱情之路，有两条实现途径：“一是欲爱。欲爱的动机结构是欲求，其方向是向上，它以人的自我为基点，是从人性到神性的路；二是挚爱。挚爱的动机结构是给予，其方向是向下，它以神恩的充溢为基点，是从神性到人性的路。”[[16]](#footnote-16)对于阿辽沙和伊凡来说，他们分别依循这两条路径，却都没有走到终点，实现爱情，他们分别占据两端，都体现出爱的残缺形态。

与文中的其他男性人物相比，阿辽沙与文中所有主要女性角色都有过交往，他在所有人之间来来去去，履行着见证、判定、反思、拯救的职责，但是和他有爱欲关系的女性只有丽萨一人。但我们发现，他对丽萨的爱是一种完全精神性、不掺杂任何欲望，甚至可能发展不出欲望的爱。这完全是基督教所褒扬的“挚爱”或者说是“圣爱”之路。从文本来看，这条“挚爱”之路他也只走了一半，另一半已经走不下去了，永远停在了这条路的“神性”、纯粹精神的一端。虽然米卡和拉基金等人都强调阿辽沙是卡拉马佐夫家的人，身上也会有“昆虫的情欲”，但事实却是在我们所见的文本中没有发生。阿辽沙不完整的精神之爱有以下两个特点。首先是无差别的爱。作为一个基督式的人物，阿辽沙拥有无与伦比的美好天性，他真诚地用爱包容和庇佑包括罪人、恶人在的每一个人。他给予丽萨——这个和他已经彼此确定了心意的恋人的爱也和对其他人的爱没有差别：他永远在为别人操心，他的父亲、哥哥、哥哥所爱的女人、爱哥哥的女人；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起过这个女孩，更没有像这个女孩一样拥有在爱情中患得患失的甜蜜心情；作者还写过一个暗示性的细节，丽萨说如果她跟阿辽沙结婚，婚后她又爱上另一个人，阿辽沙都会帮她送信的。后来阿辽沙果然帮助丽萨给伊凡送了求爱信。阿辽沙完全明白这是什么信，但他心中除了想要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情绪。这个细节无可争议的暗示出阿辽沙对于丽萨的爱并不是那种一对一的男女之情爱，而是基督那种普世的、自我牺牲的爱。其次，阿辽沙的爱是给予的爱，是怜悯的爱。从始至终，对于这场短暂的恋爱，阿辽沙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主动，全部行为只是对丽萨表白的回应，对一个残疾、脆弱的女孩的怜悯。一个细节是当他读完丽萨的表白信，他的心情感到一阵轻松，他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保佑不幸的人，安慰不安的人——这里他已经把丽萨当成了一个需要他疗救的病人了。同时也把恋爱当成进一步走向基督，坚定信仰的一场考验。几次面对丽萨向阿辽沙逼问会不会爱她，他只能翻来覆去地说自己会爱她，却说不出任何理由，只能不停地强调“长老嘱咐我一定要结婚”。怜悯与爱是基督的最大力量，但是当这力量施加给一个渴望恋爱的女性时，只会造成爱情的没有结果，甚至像梅什金公爵对娜司塔霞的爱一样造成恶果。

伊凡的感情其实乏善可陈，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物”，爱欲问题却似乎不再成为他的问题。他让全部人都相信他爱卡捷琳娜，为卡嘉对他的折磨抱不平。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他并不爱卡嘉，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多只是“喜欢”，他甚至不愿意阿辽沙把这段感情称作爱情；能直觉感受真理的阿辽沙也认为伊凡并不爱卡嘉。在这场折磨人的多角关系中，只有他一个人轻松自在、游刃有余，任何一个真正投入到一场感情中去的人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状态。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一个信奉“人爱人类的自然法则不可能存在”、“人尤其不可能爱自己的邻人”这样的哲学、一个根本不相信爱情这种东西的人怎么可能会在这种思想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爱情呢？为什么伊凡会“爱上”卡捷琳娜？准确地说伊凡只是被卡嘉吸引了。卡嘉教养良好、有较高社会地位、嫁资丰厚，并且美貌动人。也许在伊凡心中，见到这样的卡嘉，心中就浮现出了四个字：堪为良配。斯麦尔佳科夫在分析伊凡的性格的时候说“您过分的爱女人的美貌”似乎也能给我们一定的关于伊凡“爱上”卡嘉缘由的暗示。从精神层面来说，伊凡对卡嘉没有任何爱意，他甚至轻视她。这种吸引完全出于一种世俗欲望，一种卡拉马佐夫的气质。而这条从欲望向精神进发的欲爱之路，伊凡也只走了一半，固守着欲望一端。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伊凡的这种欲望与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的畸形欲望是有区别的。伊凡的爱的确只是出于欲望的目的，但是却并不放荡。面对丽萨想要主动“献身”的诱惑，他轻蔑地不屑一顾，并没有被欲望驱使做出什么无耻的事情。他的欲望并不是下流、肮脏、畸形的，表现出了一种符合“社会标准”的正常状态。事实上，他精心地进行了选择，把欲望投向了特定的对象，这里面不能说没有精神的因素，也不是没有向上提升的可能，只是伊凡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

残缺的爱本来只是未完成的爱，都有通向幸福的可能。但是特殊的“爱人”们却将之变成了永远残缺的爱，残酷的展示出爱的悲剧命运。

## 1.3 完整的爱——米卡

米卡此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天性与精神分裂，而精神上却有高度完整性。关于此已经在前文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可能是作品中最富生命活力和感染力、最引人同情和让人觉得亲切的形象之一。他天真、直率、热心，拥有感恩心、责任感、荣誉感，却被金钱和欲望控制流离于险恶的世界，处处碰壁，被自己的父亲、兄弟、所爱和所尊敬的女人打击，被可怕的命运摆布——会激起无数普通人的共鸣与同情，他正是这灼热的激情涡流中的浮萍，一个普通人、一个世俗人。

他悲剧的直接来源就是他的爱情经历，但是他的爱情经历也展示了新生的希望。米卡在最开始时也跟他的父亲一样，终日在下流的色欲中度日，“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一个野妓就能代替她”。但是一系列偶然事件过后，他成为了卡嘉的未婚夫，并逐渐改掉了他的荒淫下流。如果他和卡嘉结婚，生活会幸福的，只是如同阿辽沙所说不是安静的幸福。但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在见到格鲁申卡以后他被强烈的欲望激情打到了，不顾一切地狂恋上这个女人。最开始，米卡对格鲁申卡的爱纯粹是出于欲望的吸引，他自己清楚他爱的只是“那个坏东西身上的那种曲线”。但这欲望并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种下流的、昆虫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从内心摒弃了一切寻欢作乐、发泄色欲的需求；这种欲望以极致狂热的形式针对一个对象，展现了自我牺牲的高贵品格；这种欲望的发生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快感，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心灵上的情感已经萌发，具有上升的可能。由于这种欲望在作品各种爱欲形态中显出的特殊性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情欲”。当米卡想要还上卡捷琳娜的钱，到其他地方和格鲁申卡开始新生活的时候，他对格鲁申卡的情感已经不是单纯的欲望了，而是真正的爱情的开始了。作者对此时米卡的心情做了极为细致的描写：在飞奔向酒店的马车上，米卡想到他的新情敌——格鲁申卡的初恋，他心中觉得没有任何嫉妒的感受，还温柔地替格鲁申卡着想“谁能忘记初恋呢？”，并决定不再不顾一切地占有格鲁申卡，要为她的爱情而祝福；尽管如此，放弃爱人依然使他感受到“攫住心灵的痛苦”，又为“他们可能睡在一起”的念头而嫉妒；到最后他又谴责自己的嫉妒，希望她的原谅……多么细腻真实的描写，在作品一片惨淡的黑雾中，这种真诚不做作的、富有生命激情和改造人心力量的爱情是多么温暖人的心灵！在酒馆里，他和格鲁申卡一起唱歌、跳舞、梦呓、彼此忏悔，在身体上感到无限的亲密，在心灵上无限地靠近、交融——心意相通的、伟大的爱情绽放出它的极致光芒！米卡在监狱中曾对阿辽沙说：“以前折磨我的只是那魔鬼般的肉体的曲线，现在我是整个拿她的心当了我的心。”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米卡陷入了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的三角关系中，这两个女人之间还发生过激烈的米卡争夺战，但是从米卡的角度来说，卡捷琳娜与他的爱欲问题并不特别相关。米卡并不像某些评论所认为的那样精神上爱着卡嘉而肉体上追寻格鲁申卡。对于卡嘉，他是尊敬、崇拜她高贵的品格，他把她当作自己的良心、上帝，在她面前，他永远卑微顺从，偶尔的叛逆只是像孩子闹脾气——阿辽沙认为这是卡嘉最喜欢米卡的一点。虽然米卡在最开始出于侮辱她的心情想要占有她的肉体，但最后却什么也没做的无偿帮助了她，因为他被这个女孩身上那种强烈的牺牲精神震撼。弗洛伊德曾说“如果某个女子给人的印象造成了对她较高的心理评价，那么就不会对她产生任何肉欲的、关乎性的兴奋。”[[17]](#footnote-17)米卡就是这样的情况。至于米卡是否曾经对卡嘉有过精神上的爱恋，这个问题很难说清，爱与其他感情的关系本身就很模糊。从文本看来，大致前期是有的，如同米卡所说，他从疯狂的恨到了疯狂的爱，但从米卡被格鲁申卡吸引了之后，在他明白卡嘉“爱的是自己的贞洁，而不是我”后，这点爱情就应该没有了，剩下的全是对卡嘉的感激、愧疚和崇拜。

米卡的爱源于疯狂的情欲，在经历挫折之后更加坚定，催生了真正的爱情。在作品中的所有人中，他的爱情走过了一条最正常、最完整的路，代表了爱真正的新生希望。

## 1.4 女性的爱情问题——卡捷琳娜、格鲁申卡、丽萨

我们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男女两性的世界有着较强的分离性。他们虽然纠缠于复杂的感情关系中，但是不解、冲突、混乱是其基本形态。在爱情这种需要双方投入的活动中似乎一直在上演“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悲喜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似乎更是把这种模式演绎到了极致，所以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不把女性的爱欲形态一起划分入男性角色的形态中而进行单独分析，这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男女两性的看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作家本人的观念，女性在书中不是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也不是各种思想的负担者，他们的全部舞台都是其爱情生活即爱情命运。我们对这些女性的界定和判断都由她们的爱情所负载，所以本文在此直接就其爱欲形态作简要分析，更多的结论性问题将在后文阐述。

### 1.4.1 卡捷琳娜——背叛爱情的新女性

卡嘉的爱情历程先是自以为爱着米卡，想要拯救他的堕落，不顾一切地追随着他，哪怕屡屡遭受侮辱也决不放弃，根本无视伊凡的心意；后来却出于拯救伊凡的目的突然背叛米卡，情归伊凡。这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乐善好施、美貌非凡的上层社会女性，居然能够忍受种种不堪和侮辱，狂热地爱着一个恶棍、浪荡子、负心人。她的爱有着极强的牺牲精神，强烈的渴望受苦、渴望经历磨难，仿佛完全抛弃了自我，存在的所有意义都是要用爱去拯救一个迷途的人。卡嘉热情地发出呼喊：“我将变为他的幸福的手段……变为他幸福的工具、机器，而且终生不渝，终生不渝！”——这完全是一个“圣徒式”的女性，一个为了拯救他人摒弃了自我的人，一个女性版的阿辽沙！书中所有人和读者都明白她真正爱的人是伊凡，她自己可能也有所发觉，但一定要违背自己的心意拒绝伊凡，却最终无法违逆自己的情感。该怎样理解她的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的作者尼娜·施特劳斯在书中对卡嘉的性格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揭示了富有启发性的内容。作者认为，卡嘉是一个追求女权和妇女解放的“新式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她企图像男性用金钱控制、玩弄女性一样用金钱控制米卡；她想和格鲁申卡结成女人的联盟，共同抗击来自男性的侮辱；她不想被当成欲望的对象，想不顾一切地拯救米卡，做他的姐妹，甚至做他的上帝……这种解释让卡嘉的很多行为都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被理解了。于是我们进一步发现这样一个“新式”的、反叛传统女性品质和道德的女性却是用一种极力张扬女性传统道德，尤其是俄罗斯女性传统道德的方式来实现其反叛的，即强烈地追求女性意志，渴望参与男性的世界和生活进而凌驾于他们之上。她过于符合社会规范和理想美德的行为在实际上成为了她反叛意志的同谋，二者竟奇妙地和谐。为了实现这种互相排斥却又神奇殊途同归的意志，她没有选择伊凡，因为伊凡能够一下发现她玩的这套把戏，“伊凡不会顺从”她的意志，他能控制的只有米卡而已。她用爱的名义折磨别人也自我折磨，她并没有背叛谁的爱情，而是违背了心灵、情感的自然选择，背叛了爱情本身。

### 1.4.2 格鲁申卡——忠实于爱的旧女人

格鲁申卡的一切似乎都走向了和卡捷琳娜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她出身低等、以娼妓和情妇的身份生活；她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贪财；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无耻地挑动他们为她争斗，以此取乐；她对一切都没有尊重和敬畏，甚至想要引逗阿辽沙的情欲让他蒙羞；她不断的耍弄米卡和老卡拉马佐夫，是整场悲剧的导火索和起因。这样一个女人用其大胆放浪的行为挑战社会的规范、道德，在大家眼中是个叛逆上帝的妖女、恶妇。与这样不断被转述的描述相反，作者却通过阿辽沙的“天使之眼”不断描写她非凡的美貌、天真柔和的神态、自然真诚的态度，让这位天使自然地与格鲁申卡产生亲近感，也吸引了读者的好感。果然，当她堕落的真相揭开，我们才发现隐藏在那叛逆、恶毒的表象是的是一个温顺而饱经伤害的灵魂。她是一个在初恋就被抛弃的无辜少女，是一个遭受了无耻践踏的纯洁心灵。她在精神上为所爱的男人苦苦守贞，那些放浪大胆的行为源于精神上五年来一直遭受的苦痛折磨；而在以为米卡为自己杀了人以后，痛苦与自责让她马上做出了爱的表白与不离不弃的承诺；她褪去了一切伪装的轻佻与邪恶，露出严肃正直、纯洁恭顺的内在本质，使她的容貌都发生了变化；她甚至肯宽恕她切齿痛恨的敌人卡捷琳娜，只要她能救米卡；当初恋终于幻灭，她又把全部的真诚的爱给了米卡这个罪人，为他奔走，为他作证，想要跟随他去西伯利亚，愿意跟着他背井离乡逃到美国——原来她从来就不是美杜莎，而是另一个索尼娅。一个永远忍让、牺牲，一个与卡捷琳娜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新女性不同，一个多年来一直苦等“一棵葱”拯救的真正的俄罗斯女性（“一棵葱”的故事深值于俄罗斯传统道德与信仰的土壤[[18]](#footnote-18)）。作者对这个形象深怀同情与赞美，他用一个无比忠贞的灵魂来标识这个女人，一个明知爱情无望也没有一刻离开过爱情的女人，也许只有极为短暂的一小时，“米卡，我甚至爱过你一小时！”。这一小时更显出她的伟大。她与米卡在爱情中互相拯救，最终都成为了新人。这个女人也许曾经欺骗过包括自己的所有人，但是她永远忠实于爱情。

### 1.4.3 丽萨——犹疑于爱情的问题少女

丽萨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墨不多的小女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也许超越书中所有其他人物。一切试图归纳其特征的努力都被她混乱、矛盾、神经质的言行扰乱。何怀宏先生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都不负载思想的重担，而丽萨是个小例外[[19]](#footnote-19)。她为脑子里纷乱、冲突的念头所苦恼，像个神经质一般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阿辽沙甚至说她“像一个殉道者一样思考问题”。这仿佛暗示了她具有一些男性的气质。而她的爱情经历则更为明显地表现了这点。别尔嘉耶夫认为，相比起男性经常产生的爱和欲分裂的问题，女性的爱情一般有较高的完整性[[20]](#footnote-20)。丽萨的爱就把精神的渴慕和肉体的欲望给了不同的人。阿辽沙是她小时候的玩伴，她在精神上依恋着青梅竹马的阿辽沙，期望从阿辽沙那里得到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于是她热烈地向阿辽沙表白，希望能和他共度余生，建立和谐美好的家庭。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良心，我将永远追随你！”然后她马上又以极端敏感多疑不断折磨着阿辽沙和自己，用爱与不爱、接受与拒绝的夹缠话语把阿辽沙弄得苦恼又悲哀。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关在深闺的残疾少女，这个阿辽沙眼中的“孩子”，这个从文中的叙述来看甚至没有和伊凡有过交流的女孩却因情欲被伊凡吸引，大胆地向伊凡做出了想要“献身”的邀请，被伊凡斥为“淫荡的出卖肉体”。但是她从精神上并不爱伊凡，她明白地向阿辽沙表示“我不喜欢你的伊凡哥哥”；她深刻地痛恨自己的下流情欲，通过用门夹手指自虐，嘴里不停的自责“下贱女人！下贱女人！……”来涤洗内心的痛苦。她在爱情中毫无章法地前进、退却，犹疑四顾，寻找多种可能。她像阿辽沙一样向往善，像伊凡一样思考，像米卡一样为情欲所苦，像卡嘉一样自我意志强烈、像格鲁申卡一样挑战道德，喜欢看钉小孩和想要点房子。她的言行揭示了作者在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身上并有完全暴露的一个危险事实——即从人心幽暗角落滋生的想要作恶、渴望作恶的隐秘心理。这不同于伊凡所思考的“为了最高目的而作恶”和米卡体现的“被低等冲动胁迫而作恶”，而是一种对“恶”天然向往的冲动。这个常年被困于轮椅上以胡思乱想自娱的女孩在残忍和破坏欲的男性性格与残疾柔弱、歇斯底里的女性特质的融合下震撼性地呈现了一种被人们压制然后忽略的隐秘内在。这个女孩之复杂我们难以观察，难以界定，何怀宏先生称之为“少年思想者”，而我们也许可以叫他“问题少女”，她身上的一切都还是没有定性的问题，还有成长的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单纯把她当作一个稍微独特的女性在写，我们把她的问题归入女性的问题也只是权宜之计，在她来不及展开的故事中隐藏着人性更为丰富、新颖的可能性。

# 第2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欲观

## 2.1 欲望是邪恶的生命激情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欧就开始了对基督教爱欲道德、婚姻道德的反叛，承认人的合理欲望，歌颂人的欲望渐渐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的欧洲，新教伦理强势控制，又使得欲望与性成为禁忌。但是这种务实精神形成的伦理观对人们的影响更多的是行为和社会规范上的，精神上的影响力已相对较弱。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自称“乡土派作家”[[21]](#footnote-21)的地道俄罗斯人身上，他对这一系列潮流没有简单地接受。从作品看来，他的爱欲观依然受着基督教的强烈影响，较多地呈现出一种“传统”形态。而作家本人身上过于旺盛的欲望、好色的性格在带给他欢愉和写作激情的同时，那种罪恶羞耻的感觉也在折磨着他[[22]](#footnote-22)，对他的关于欲望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欲望”基本是指那种处于低级形态的，与精神相分离的欲望。但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真正爱与欲完美结合的例子非常少，爱欲分离成为常态。这不仅使我们单独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欲望观成为可能，这个事实本身也给予我们即将得出的结论一定的支撑。

### 2.1.1 欲望的罪恶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欲望几乎都与犯罪紧密联系，使得欲望似乎明显带上罪恶的特征。而陀氏笔下欲望的罪恶性主要表现在破坏性与不洁性两个方面。

先说其破坏性特征。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强大的破坏力量是欲望最鲜明、最容易被察觉的特征。这种破坏性可以从“实”和“虚”两个方面理解。从“实”处说，欲望引发破坏的行为，是这些行为的动机和手段。米卡为了格鲁申卡暴打父亲，甚至“快要杀死他”；老卡拉马佐夫为了欲望逼走第一个妻子，引得第二个妻子发疯，强暴了一个可怜的女人，最后导致她丧命；斯麦尔佳科夫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发泄欲望……从“虚”的方面说，欲望破坏社会和信仰的秩序，破坏人与人之间本该具有的亲密关系。为了争夺同一个女人，米卡和老卡拉马佐夫父子相残；伊凡为了卡捷琳娜，与米卡兄弟离心；丽萨为了欲望，背叛了他和阿辽沙的感情。此处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的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盖尔·耶茨记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强奸儿童的态度的话：“最可怕的是强奸儿童……是毁掉对爱之美的信仰……这是最深重的罪孽……我正是用这种罪行来惩罚斯塔夫罗金的。”[[23]](#footnote-23)作家认为这种罪孽比杀人还要深重是因为“毁掉了对爱之美的信仰”。老卡拉马佐夫强奸丽萨维塔的行为其实可以看作是强奸儿童的行为，作家从丽萨维塔的外貌、智力、行为上给了我们暗示。所以老卡拉马佐夫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残忍的暴行、是一种实在的破坏行为，更是对美德、爱、信仰等高尚价值的践踏摧毁，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暴行。此外，从“虚”处讲的破坏性还体现为欲望对宁静和谐的摧毁。从米卡身上我们就可以发现，情欲在他身上的累积几乎到了快要爆炸的地步，每次他的出场仿佛引得空气都焦灼躁动起来，每一处安宁的气氛都被打破，平静人的人变得疯狂，理智的人变得歇斯底里，连阿辽沙这种天使都变得痛苦。欲望的破坏性首先确认了其罪恶的特性。

不洁性包括欲望的不洁与卑劣两个特征。从基督教文化来说，性行为一直被定义为不洁的，而追求快感的肉欲尤其要受到谴责。纯洁是高级，不洁是低劣、卑下[[24]](#footnote-24)。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不一定完全认同，这种观念还是渗透进了他的作品中。因为在他笔下，欲望与更高级的精神之爱常常是不能结合的，一般性的欲望在他拒绝平庸的激情世界中往往走向荒淫。作者首先用环境的渲染和描写来烘托欲望的不洁特征，在老卡拉马佐夫家中，在莫洛叶克、在小酒店中，在每一个欲望流动膨胀的地方，作者都极力描写环境的肮脏混乱。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几乎所有人物都用“下流”来定义“卡拉马佐夫式”的欲望张扬精神，米卡和伊凡不断指认自己有 “昆虫的情欲”、“是一只臭虫”，而丽萨用自虐和自辱的方式来涤洗情欲的冲动。当然最明显的应该是“未来新人”阿辽沙身上所展现的特征。在前文已经说到，阿辽沙对于恋人的爱是纯粹的精神之爱。但其实不止在爱情上如此，在作品中阿辽沙完全被塑造成了似乎不会产生欲望的完全“无欲”的样子。作品中貌似“客观”的叙述者不断地跳出来指出“他不懂情爱”，对此做了看起来过多的渲染。他没有对任何女性产生过类似欲望或者说超出基督怜悯之爱的感情，对于“女性”他不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的，而是她们的兄弟和拯救者。书中有一段格鲁申卡坐在阿辽沙的腿上抱着他的脖子，做出种种造作甜蜜妩媚的情态，旁边的拉基金羡慕地发狂，阿辽沙却不为所动，最后反而是格鲁申卡在阿辽沙的言行中感到了羞耻，立马从他腿上跳下来，大喊着“我在干什么啊！”——淫荡被纯洁净化，与此同时当然也确认了欲望的不洁。而欲望的卑下在文中是显而易见的，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这两个畸形欲望的代表在在文中都被处理成为丑陋耻辱，上不得台面的的模样，连身份也是一个卑下的老丑角，一个低等的仆人。当阿辽沙问伊凡心中的矛盾的思想没有解决该怎么办，伊凡的回答是“靠卡拉马佐夫下流行为的力量……沉迷于荒淫的生活，使灵魂腐化堕落。”在作者看来，欲望化的生活与哲学性的生活是根本对立的，从哲学性的生活方式返归欲望的生活方式是严重的倒退，是人退化为昆虫。淫荡不洁是欲望的根本之恶。

### 2.1.2 欲望是自由之敌

自由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众多哲学家、思想家们的宠儿，他们的探讨研究给人类留下了众多极有价值的成果。康德的自由理论是以先天道德法则为基础的理智的自决；黑格尔认为自由应该是对事物只必然性认识之后的意志的决定；叔本华的自由观建立于其“意志论”之上，认为自由是意志本身的行动；尼采则认为自由是“权力意志”的实现；而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个性，他植根于人得精神、情感、意志等个性范围，而人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实现“个性自由”[[25]](#footnote-25)。这些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观点帮助我们解释了“自由是什么？”，但是我们常常想问“怎样才算是自由的？”。自由应该是一种不受外部力量奴役和控制，根据某种内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自主进行选择的状态。“某种内在与我们的东西”指的就是上文哲学家们观点中互相区别的东西，而讲到自由的状态时，“选择”这个词成为无法回避的关键词。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能发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欲望常常使人物不能进行正常选择，常常是以自由之敌人的面貌出现的。别尔加耶夫认为“人受性的奴役是奴役最深刻的根源之一”[[26]](#footnote-26)。这句话的真理性在米卡、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的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米卡的精神和理智被强大的欲望控制得不由自主，使得他想要选择善而不可得。这就是他为什么每天都想改正，“第二天发现还是如此生活”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在听闻格鲁申卡离开后无意识地抄起了小铜杵去追而后却怎么也无法解释这一行为的原因，同时也是他一直处于焦灼和暴怒的情绪中的原因——人在不能自主的状态下最容易出现这些情绪。情欲役使他做出一系列违背自身意愿的事情，甚至于杀父。所幸最后一瞬间他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情欲的强大控制，选择了不杀父，这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情欲升华为爱的开始。

与米卡完全不能进行选择相比，“畸形欲望”的代表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似乎显得要自由很多，与米卡被欲望迫使作恶相比，他们是自己选择要过一种“恶”的生活。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其实是一种比米卡所受的还深的奴役。在他们身上，欲望畸变的控制力量已经不仅消灭了选择的对象，甚至消灭了选择的能力，他们任何尝试进行其他选择的努力都会被这种力量反弹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还可以进行其他选择。米卡意识到了他被情欲控制，极力想要摆脱，而最终努力奏效；但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被控制，他们像别尔加耶夫所说那样欲望走向了淫荡，最终扼杀了个性，像兽类一样生活[[27]](#footnote-27)。所以老卡拉马佐夫追求各种女人却没有对某个特定对象产生情欲的能力，斯麦尔佳科夫根本没有向外界选择对象的能力，而米卡却能选择一个对象最终上升到爱。欲望特别是爱的欲望本来源于我们自身，是人类最重要的个性之一，但是当他过于强烈或发生变态后，就会成为控制我们的异己力量，导致最重要的个性——自由的丧失，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欲望常常现出这样的特征。所以，别尔嘉耶夫认为自由的取得首先要从“低级的自然本能中，从欲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8]](#footnote-2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展示了欲望的罪恶与奴役性，但这当然不是作者笔下欲望的全部特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何尝没有在欲望中甜蜜的沉沦，何尝没有被役使也是一种快乐？在陀氏笔下，欲望虽然卑污却依然是人生命的本质力量，人们在欲望中张扬蓬勃的生命激情，在欲望中逼近极致的精神界限，在欲望中走向本质的生命体验，通过这种方式确认自我存在，确认自我在这茫茫宇宙中的位置。而那些无欲的人虽然高尚，却不免显得僵硬，远没有这样的感染力。老卡拉马佐夫的丑陋不是比阿辽沙的美好还鲜活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人虽不宽容，但是在那包含着痛恨、同情、宠爱的情感中，还是向我们展示出了他对于欲望既恐惧又沉迷的复杂心理。

## 2.2 爱是难解的谜题

古往今来有太多的哲人、思想家想要破解爱的谜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例外。他费尽心机地向读者展示爱的种种面貌，甜蜜的、雀跃的、平和的、怀疑的、痛苦的，想要窥探爱的秘密。但还是未能解决，爱的种种面貌最终汇成了一道艰难的谜题。

### 2.2.1 爱的分裂性

也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爱最大的特征就是其分裂性。分裂性首先表现在爱中灵、肉即精神之爱与欲望之爱的分离与对立。这一点是古往今来所有关于爱情的学说和论述的共识，也是作家从其生活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观念。马克·斯洛尼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中认为“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有把爱情中的肉体因素和精神因素区别开来的想法”[[29]](#footnote-29)。前文提到的爱情实现的欲爱和挚爱之路也是建立在灵肉分离的理论之上，虽然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所主张的路径不一样，但从理论上来说，从哪条路出发都能达到目的。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把欲望作为起点是常态，因为这是人不可避免的生物本能，而成功转化成真正契合的爱情的例子少之又少。更多数的例子是像阿辽沙和伊凡残缺的爱一样，只能走到整个爱情旅程的一半，或是像丽萨那样把灵、肉的爱分别投给不同的对象，于是分裂成为常态。“对爱的完全正常的态度依赖于两种不同趋向的结合，情感的和肉体的。但从考察的情况看来，结合的情况通常是失败的……心理上对某人形成了较高的心理评价，将会丧失性兴奋……产生了肉欲或是占有了身体之后，往往会从心理上轻视他”这是弗洛伊德从心理学上对灵肉分离的发生机制所作的解释，也许对我们能有所启发[[30]](#footnote-30)。

爱情中的另一个分裂性特征是爱以及爱中包含的因素向其对立面的转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他和第一个妻子的感情：“我们越不幸，就越互相依恋”[[31]](#footnote-31)。这里的“不幸”不是指生活和命运的打击，而是他们彼此给对方造成不幸，甚至是互相憎恨着一起生活。从这句话中传达出来的他对爱的理解反映在了他笔下形形色色的男女上，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和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说：“从仇恨到爱，到最疯狂的爱，中间只隔着一根头发。”他从卡嘉那里受到轻视后的强烈恨意毫无理由地就变成了爱，而卡嘉对米卡的爱早在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侮辱后变成了恨，但是她却认为她越来越爱他。爱不仅能与恨互相转化，爱中包含的关切、保护的因素也可能向漠视、虐待转化，在这种折磨中却又可能显现出强烈的爱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爱情是自愿赐予被爱着任意施暴的权利”[[32]](#footnote-32)。卡嘉爱着伊凡却每每显出不在意的样子；丽萨爱着阿辽沙却又总是要折磨他，她同时也希望她爱的人能折磨她；格鲁申卡越折磨米卡，米卡就越强烈地爱她……爱中产生的占有欲不能实现也许就会变为恨，恨里滋生的征服欲却也可能转为爱。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暴风疾雨般的感情世界里，他更向我们表明人类情感是最神秘不可理解的东西，它在平静的状态下鲜明地显现出其特质，却在被推向极端的过程中，各种情感的界限越发模糊。

### 2.2.2 爱的悖论性

在柏拉图《会饮篇》里，阿里斯托芬为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宙斯为了削弱人的力量，把人劈成两半，从此人类就是残缺的，开始寻找另一半以获得精神和肉体上完整性的旅程。其后两千多年来我们都认为爱就是人类寻找完整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爱的痛苦从这里开始：想要获得完整性的我们该找的是我们缺失的还是与我们相似的？单从“完整”这个词来说，需要找的当然应该是自己没有的，才能弥补自身的残缺。但是这意味着找到的是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个体，而不同往往是冲突的开始。但如果找到的是一个相似的“我”，又该怎样弥补我们所缺失的？卡嘉该选择跟她不一样的、放荡的、顺从的、粗野的米卡还是选择跟她一样的、节制的、知性的、强硬的伊凡？米卡该选择跟他不一样的卡嘉还是跟他具有内在相似性的格鲁申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暗示我们这两种选择都有通向幸福或者毁灭的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索洛维约夫在他的长文《爱的意义》中认为，人类爱与个性相连，爱的意义就在于人通过爱证明和拯救个性，获得升华。他的观点富于开创性，更具有强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33]](#footnote-33)。当我们把这一问题具体化时就会遇到问题：不从观念上，而是从实际行为上来说，人是否可以在承认自己绝对意义的情况下同时承认他人的绝对意义？斯麦尔佳科夫对自我意义无限肯定，他又怎么会去爱一个人，让她与他一样成为神？如果承认了他人的绝对意义，我的绝对意义是否真的能够被保留？米卡对格鲁申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他是否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我们在爱中奉献时，我们是否要交出我们的个性和自由；当我们在爱中索取时，是否要对方交出个性和自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阿辽沙与丽萨关于婚后“谁服从谁”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问题的难以解决。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妻子病逝时写道：“要想按照基督遗训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人生在世法则不允许这样做，‘自我’妨碍这样做。”[[34]](#footnote-34)这也许是用庸俗的方法来理解哲学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些“低级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将如何走向高级形态？就像别尔嘉耶夫所说，人类能在何种程度上能实现爱的意义？索洛维约夫本人的体验是悲剧性的[[35]](#footnote-35)。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爱情永远呈现着这种悲剧性的悖论。米卡、伊凡、卡嘉、格鲁申卡在爱情中找到的不是完整，不是个性得以充分实现的自由，而是进一步的分裂与破碎，是人性脆弱与疯狂的彰显。无怪乎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爱是人绝对的悲剧，是人的分裂……人的本质受到了损害，人性遭受着失去本身完整性的威胁。”[[36]](#footnote-36)

## 2.3 “爱能拯救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致力于发现人的秘密，探讨复杂人性，他关注的所有问题都是人及人的命运[[37]](#footnote-37)。于是，当复杂的人遭遇难解的爱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从他的大多数作品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总是激烈斗争的男女，笔下的恋情没有甜蜜、宁静、和谐，而总是混杂着挫折、仇恨、痛苦与折磨。他在许多作品中都向我们展示了人的秘密是怎样进入爱的领域并造成影响，他笔下少有完满的结合，更多的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性的幽暗脆弱的角落都可能毁灭爱，甚至人性的天真美好也可能摧残爱的幼苗。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最终被拯救，获得了真正爱情的男女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到底谁将在爱中获救？为什么他们能够获救？就成了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男性角色是谁最终获救。答案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米卡。米卡终于成功地把自己对格鲁申卡疯狂的情欲转化成了灵肉和谐统一的爱，而他也完全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他说：“靠了她，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他？

对于老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为什么没有获救很好理解，也不用过多阐述。即使单从欲望等级来说，他们卑贱畸形的欲望也处于最下端，就像是茨威格所说的“淫荡生活的最低级形式”[[38]](#footnote-38)。这种欲望已经腐化了精神，摧毁了人性；这种欲望甚至还没有进入“爱”的领域，缺乏任何提升的力量，看似火热内里却已经完全冰冷。他们不能获得爱的拯救是很自然的。

伊凡和阿辽沙又是什么情况？别尔嘉耶夫认同柏拉图的一个观点，即爱欲的来源有两个：充盈与匮乏。因为匮乏而需求，这种爱欲具有向上提升的特点；因为充盈而给予，这种爱具有向下奉献的倾向[[39]](#footnote-39)。这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伊凡和阿辽沙的爱。先看看阿辽沙。前文已经对这个人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这个“基督式”的人物没有“分裂”的苦恼，他因自身的完满而情感充盈，因充盈而能够给予，所以他的“爱情”完全是一种怜悯的、给予的“圣爱”，他已经不需要去爱中寻找完整了，所以他与丽萨的爱情失败了。虽然我们可以根据罗赞诺夫的说法，认为在这部作品中阿辽沙的故事还没有展开[[40]](#footnote-40)，我们也可以根据佐西玛长老叫阿辽沙要结婚、到尘世去的训导猜测阿辽沙以后会经历爱情，但是据陀思妥耶夫斯基透漏的写作计划来说，阿辽沙最后又回到了修道院[[41]](#footnote-41)，我们可以想见阿辽沙最终没有真正实现爱情。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作者为什么不能给“基督式的新人”安排完满的爱情呢？应该说，基督式的“新人”的爱情应该怎样表现对于作者来说是个问题。如果让他们像爱他人、普遍地爱人一样爱自己的恋人，这是否算是爱情？如果他们对恋人的爱和对其他人的爱有差别，实现索洛维约夫所说的真正个性的爱、真正找到宇宙唯一合适于我的爱，那么基督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该怎样实现？爱拯救世界的理想该怎样实现？而且一个人如果已经实现了爱一切人这种高级、理想的爱，再要把个性的爱情给予一个人，这是否算一种倒退？所以，阿辽沙的爱情不能够成功。伊凡的情况则与阿辽沙完全相反。作为一个“头脑中有一个极深的地域”，在上帝思想与大法官思想中竭力挣扎的人，作为一个彻底的、本质的分裂的人，他的爱欲情感就是匮乏的状态，而且是极度的匮乏与亏缺。这将使他强烈地追求完整，使他拥有极强的需索欲而没有能够给予的能力。因为他无力给予的状态，他的强烈需索欲遭到卡嘉的打击时，就失去了获得爱情的星火希望。这样的人已经被自身的分裂折磨得足够虚弱，他们没有爱人的力量，都无力承担复杂而痛苦的爱情。所以伊凡的爱情也终于不能成功。

米卡与他的两个弟弟相比却没有走到这么极端的境地。他在精神上具有完整性，但是天性却与之分裂，所以他的情感处于既丰盈又匮乏的状态，具有给予和需求的能力。他能够向格鲁申卡彻底地奉献自己，在同时也向她强烈地要求爱情，所以他的爱情在这种运动中将极富活力和生命力。当然，他的情况也是危险的：爱欲中灵与肉的两极不断地把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向两边拉扯，一边引人提升，一边引人堕落，一步天堂，一步深渊，幸而他最终凭借信仰和善念成功，而没有像《白痴》中的罗果静一样走向了深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只有米卡得到爱情的拯救、为什么只有爱情能够拯救米卡。在卡拉马佐夫这三兄弟中，阿辽沙是天使，伊凡是魔鬼，米卡是凡人：爱最终拯救了凡人，凡人最终实现了完满的爱情——这里蕴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爱拯救世界的美好期望，也蕴含着对于他最宠爱的人、俄罗斯的“天使”和“魔鬼”们命运的悲观理解。

再来看看文中的三个女性角色。前面已经说过，丽萨在文中不单单是作为女性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又有无限可能的少年。所以我们这里讨论“女性问题”不包括她在内，只就卡捷琳娜和格鲁申卡进行讨论。在卡嘉和格鲁申卡之间，作者偏向格鲁申卡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最终他也让格鲁申卡在爱中成为了一个新人。作者为什么倾向格鲁申卡？为什么作者的态度与作品中对这两个女性的社会评价完全不同？王志耕先生的“中介新娘”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启发性[[42]](#footnote-42)，但实际只解决了为什么作家会把格鲁申卡的形象塑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尼娜·施特劳斯女士从女性意识出发的观点虽然对于我们理解卡捷琳娜和格鲁申卡的形象有很大帮助，但是她一方面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包括格鲁申卡在内的女性都是打破传统、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共同说出了“不能继续被否认”之要求的女性；另一方面却再次把格鲁申卡定义为传统女性，也没有明确解答作者的态度问题。况且，在施特劳斯的理论中，她认为作品中所有的女性都是“杀父”的同谋，她们都为“父”的死亡而高兴，格鲁申卡的高兴中更带有男人为女人而死激发的虚荣[[43]](#footnote-43)。我认为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解读格鲁申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严格笃信宗教、把杀人作为重罪的作家却能在情感上明显的倾向她，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作家本人说自己反对女性主义态度和某些批评家所说的作家有着强烈的男性沙文主义立场的批评[[44]](#footnote-44)来下结论，认定作家天然地偏向格鲁申卡这个传统女性，天然地排斥新式女性卡捷琳娜？这样的结论未免轻率。作者曾在《作家日记》中说：“我们怎么能继续否认这位彰显了勇气的妇女在教育、职业、职位上享有和男人完全平等的权利……为了我们社会的新生和崇高，我们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45]](#footnote-45)这句话应该表明了作家对新女性赞赏、推崇的态度。而且如同尼娜·施特劳斯所说，作者与“解放的女性”苏斯洛娃的情感经历和他对乔治·桑作品中新女性因素的吸收[[46]](#footnote-46)，都表明了他对新女性的态度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发现，作者对两位女性角色态度倾向不是简单地基于“新”、“旧”之别的。

在经过仔细分析以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在于格鲁申卡忠实于爱情，而卡捷琳娜则从爱情中叛逃。除了忠实于爱格鲁申卡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卡嘉除了背叛了爱情，也没有什么让可以让我们指责的地方。作品最后的一段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结论。卡嘉在法庭上对米卡做出指控，对于米卡来说这是一次背叛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违背了基督教的拯救理想。但是我们发现，这一指控不仅获得了米卡的原谅，卡嘉甚至由此获得了米卡的认同。在这个行为发生以前，米卡所做的事情一直是从卡嘉身边逃离——叫阿辽沙去跟卡嘉说再见、准备还上卡嘉的钱后便远走高飞，在上法庭之前的文本中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作为未婚夫妇的米卡和卡嘉有任何一次见面。但是经过这次“背叛”之后，米卡却不断地、急切地要求格鲁申卡把卡嘉带到监狱里去，他要求获得卡嘉的原谅以完成最后的新生；以前的米卡一直不愿用卡嘉的钱，不愿意接受卡嘉的拯救，但是在狱中米卡却请卡嘉积极为他们奔走，主动向她寻求拯救。原来米卡对卡嘉的态度是尊敬和畏惧，而现在却是尊敬和亲近。就连格鲁申卡这个卡嘉的死敌也做出将会原谅的承诺。作者很明白地向我们揭示了卡嘉“背叛”行为的意义：“她背叛了米卡……也就是背叛了她自己”。——从建立在虚幻崇高的自我意识中解脱，回到爱情，忠实于所爱的人。

所以，为什么是格鲁申卡被拯救的答案应该很明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把是否忠于爱情看做是对女性进行评价的根本标准。但是更为根本的，与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看重的是爱情，不如说是看重女性在爱情中展现的品质，看重女性在爱与不爱两个状态的表现。爱情是女性美德的最好展示舞台，真正走入爱情的女性，她们将如同格鲁申卡一般表现出让人惊讶的奉献、忍耐、宽容、牺牲和忠诚；而以爱情做幌子的女性则可能在骄傲、疯狂、自负、自我满足的虚幻意志中消耗自我、毁灭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当作女性的一项伟大特质，这种特质使得女性比男性天然地更接近基督，更容易成为拯救者。这有助于帮我们理解为什么是格鲁申卡的爱情拯救了米卡而不是天使般的阿辽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一书中，施特劳斯提到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逐渐出现女性化的男性，比如基督式的人物梅什金和阿辽沙，她认为这是作者对无法回避的女性立场认同的表现。我们不一定要认可这个结论，但从施特劳斯提出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拥有“爱人”的高贵品格。

到此，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爱欲关系中，对于男性角色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获救？”，对于女性角色来说，他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获救？”；给男性的答案是“凡人”；给女性的答案是“去爱”。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前文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男女两性世界的分离现象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印证别尔嘉耶夫的一个看法，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性是男人的人性，问题是男人的问题，女人在其中没有独立意义，只是作为男人的问题，作为男性命运的因素出现，男人在他们身上感受自身的分裂[[47]](#footnote-47)。的确，虽然如尼娜·斯特劳斯认为的，特别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后期，在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女性”是他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并在他的写作中体现出了女性主义不可回避的影响[[48]](#footnote-48)；虽然作家后期的作品中女性形象逐渐摆脱了基督教影响下女性作为堕落之源和圣母的二元特征[[49]](#footnote-49)，展示了更加复杂和暧昧的可能。但是在作家笔下她们依然还是“客体”，是一个“人性的（男人的）的问题”。我们能从中看见作家自己一生都纠缠于女性和爱欲问题的困惑，也分明能发现他对于女性在自身的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追求中丢失自身“圣母品格”的忧虑。

同时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爱欲问题中给男女两性的答案，我们可以发现，在作家的笔下，爱欲、情爱之爱真正进入了基督教的“爱人”体系、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世俗的爱欲与情爱不再单纯地是人们进入更高级、更理想世界的绊脚石，而是不幸的普通世人可以借此来实现“普遍的爱人”理想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点在文本中作者也有明显的暗示：当佐西玛长老的尸身发生反常的腐臭、不仅是阿辽沙的信念甚至也是所有读者的信念遭到最强烈挫折的时候，“一根葱”恢复了阿辽沙的信心，一个关于“迦拿的婚筵”的却梦彻底复活了阿辽沙，在这个梦后他彻底成为了“战士”。“基督降临迦拿的婚筵并为其祝福”一般被神学家们解释成为基督承认世俗婚礼、尊重婚姻神圣制度的重要证据[[50]](#footnote-50)，但是在书中作者把这个神迹作为阿辽沙新生的重要转折，不需进行过度阐释我们也能从中轻易发现作者对世俗情爱所持的正面态度和强烈希望。愚顽的普通人也许无法像阿辽沙一样直觉天然地爱人，也许无法像伊凡一样在痛苦的思索后获得新生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抛弃，他们可以像米卡和格鲁申卡一样经由情爱而最终上升到爱一切人，而爱终将拯救世界！这就是作者对书中一个阴影般的问题“人将如何爱他的邻人？”的有力回应。

茨威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认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爱情不是幸福的状态，不是调和，而是升格的斗争，是永恒创伤的剧烈疼痛。”[[51]](#footnote-51)虽然他对于爱欲，对于爱欲中的男男女女还有众多的困惑与担忧，虽然他坚信一切思想都应经过怀疑的熔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那种在怀疑中裹足不前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自动承担起的为我们指明道路的责任。他通过那些成功或是失败的爱之历程告诉我们，如同人类每一步向上的攀升都将经过苦难的淬炼，用脆弱的灵魂和炙热的生命力量勇敢地承担起爱的全部苦难和沉重，这才是爱实现的希望。

#  结语

爱欲问题为什么可以成为考察《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维度？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呈现的爱欲是他对人性、爱的理解以及他自身爱情、生命体验的破碎又综合的复现；在他的笔下，爱欲是人的试验场，人在这里感受分裂、走向本质。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几乎没有关于爱欲的“对话”，但是每个人却都被卷入其中，爱欲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边缘情境。把爱欲问题而不是金钱、名利、成功的欲望作为这样试验场，这也许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区别于欧美现实主义作家的“神性”与民族性所在。

**作者签名：**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尼·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4]尼娜·施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M].吉林人民出版.2011

[5]斯·茨威格.三大师[M].人民文学出版.2001

[6]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M].华夏出版社.2002

[7]马克·斯洛尼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索洛维约夫.爱拯救个性[M].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

[9]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M].长春出版社.2004

[10]弗洛伊德.论自恋[M].长春出版社.2004

[11]奥克塔维奥·帕斯.双重火焰——爱与欲[M].东方出版社.1998

[12]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3]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王志耕.堕落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介新娘”[J].河北学刊.2002年7月

[15]郑忆石.别尔嘉耶夫：主体自由观的别样解读[J].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

[16]朱虹.“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11月

[17]王璐.拉康镜像理论和弗洛伊德自恋理论的比较[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8]李平.作为色情典型的斯塔夫罗金[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9]李平.俄罗斯的魔鬼——伊万·卡拉马佐夫[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20]姚达兑.基督之挚爱和爱神之爱欲间的冲突——解读纪德的《田园交响乐》[J] .法国研究 2009年第2期

[21]吴春生 王菁野.别尔嘉耶夫性爱学说引论[J].绥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1.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5页 [↑](#footnote-ref-1)
2.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下文引用部分如无标注，均出自此版本《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后不再一一指明 [↑](#footnote-ref-2)
3. 朱虹：《“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 [↑](#footnote-ref-3)
4. 见尚显成：《<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气质”再探》、朱虹：《“罪人”与“恶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再审视》和李平：《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恶魔形象》等分析文章 [↑](#footnote-ref-4)
5. 王璐：《拉康镜像理论和弗洛伊德自恋理论的比较》，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footnote-ref-5)
6. 见奥克塔维奥·帕斯著，蒋显璟 真漫亚译：《双重火焰——爱与欲》，东方出版社，1998年 [↑](#footnote-ref-6)
7. 特洛依茨基著，吴安迪译：《基督教的婚姻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6页 [↑](#footnote-ref-7)
8. 蔡玉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问题》，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5月 [↑](#footnote-ref-8)
9. 索洛维约夫著，方珊 何强 王利刚选编：《爱拯救个性》，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1~3页 [↑](#footnote-ref-9)
10. 李平：《作为色情典型的斯塔夫罗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footnote-ref-10)
11. 车博文主编，弗洛伊德著：《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论自恋》，长春出版社，2004年，122页 [↑](#footnote-ref-11)
12. 杜文娟 彭卫红译，伊琳娜·帕佩尔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57页 [↑](#footnote-ref-12)
13. 杨江平：《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基督式人物》，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年4月 [↑](#footnote-ref-13)
14. 张百春译，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10页 [↑](#footnote-ref-14)
15. 李平：《俄罗斯的魔鬼——伊万·卡拉马佐夫》，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footnote-ref-15)
16. 姚达兑：《基督之挚爱和爱神之爱欲间的冲突——解读纪德的<田园交响乐>》，法国研究，2009年第2期 [↑](#footnote-ref-16)
17. 车博文主编，弗洛伊德著：《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爱情心理学》，长春出版社，2004年，104~105页 [↑](#footnote-ref-17)
18.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84页 [↑](#footnote-ref-18)
19.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4、33页 [↑](#footnote-ref-19)
20. 吴春生 王菁野：《别尔嘉耶夫性爱学说引论》，绥化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footnote-ref-20)
21.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6页 [↑](#footnote-ref-21)
22. 马克·斯洛尼姆著，吴兴勇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6、110~112页 [↑](#footnote-ref-22)
23.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8页 [↑](#footnote-ref-23)
24. 特洛依茨基著，吴安迪译：《基督教的婚姻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5~141页 [↑](#footnote-ref-24)
25. 见郑忆石：《别尔嘉耶夫：主体自由观的别样解读》，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 [↑](#footnote-ref-25)
26. 别尔嘉耶夫著，王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爱欲的诱惑与奴役 性 个性与自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88页 [↑](#footnote-ref-26)
27.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7页 [↑](#footnote-ref-27)
28.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0页 [↑](#footnote-ref-28)
29. 马克·斯洛尼姆著，吴兴勇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8页 [↑](#footnote-ref-29)
30. 车博文主编，弗洛伊德著：《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爱情心理学》，长春出版社，2004年，104~105页 [↑](#footnote-ref-30)
31. 马克·斯洛尼姆著，吴兴勇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8页 [↑](#footnote-ref-31)
32. 马克·斯洛尼姆著，吴兴勇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0页 [↑](#footnote-ref-32)
33. 索洛维约夫著，方珊 何强 王利刚选编：《爱拯救个性》，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 [↑](#footnote-ref-33)
34. 转引自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4页 [↑](#footnote-ref-34)
35. 别尔嘉耶夫著，王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爱欲的诱惑与奴役 性 个性与自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93页 [↑](#footnote-ref-35)
36.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1~73页 [↑](#footnote-ref-36)
37.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页 [↑](#footnote-ref-37)
38. 斯特凡·茨威格著，申文林译，高中甫校：《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93页 [↑](#footnote-ref-38)
39. 别尔嘉耶夫著，王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爱欲的诱惑与奴役 性 个性与自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90页 [↑](#footnote-ref-39)
40. 张百春译，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10页 [↑](#footnote-ref-40)
41. 何怀宏：《道德·上帝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6页 [↑](#footnote-ref-41)
42. 王志耕：《堕落与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介新娘”》，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 [↑](#footnote-ref-42)
43.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97页 [↑](#footnote-ref-43)
44.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6、23页 [↑](#footnote-ref-44)
45. 转引自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8页 [↑](#footnote-ref-45)
46.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1、23页 [↑](#footnote-ref-46)
47. 尼·别尔嘉耶夫著，耿海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0~72页 [↑](#footnote-ref-47)
48. 尼娜·珀利堪·施特劳斯著，宋庆文 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footnote-ref-48)
49. 刘锟：《从东正教文化视角看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观》，欧美文学论丛，2007年 [↑](#footnote-ref-49)
50. 引用自网站“福音中国-耶稣与约翰施洗-第七课 迦拿的婚筵” 地址：http://www.fuyinchina.com/n1329c315p8.aspx [↑](#footnote-ref-50)
51. 斯特凡·茨威格著，申文林译，高中甫校：《三大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47页 [↑](#footnote-ref-51)